

183

139

藍田
補訂

文章軌範評林

二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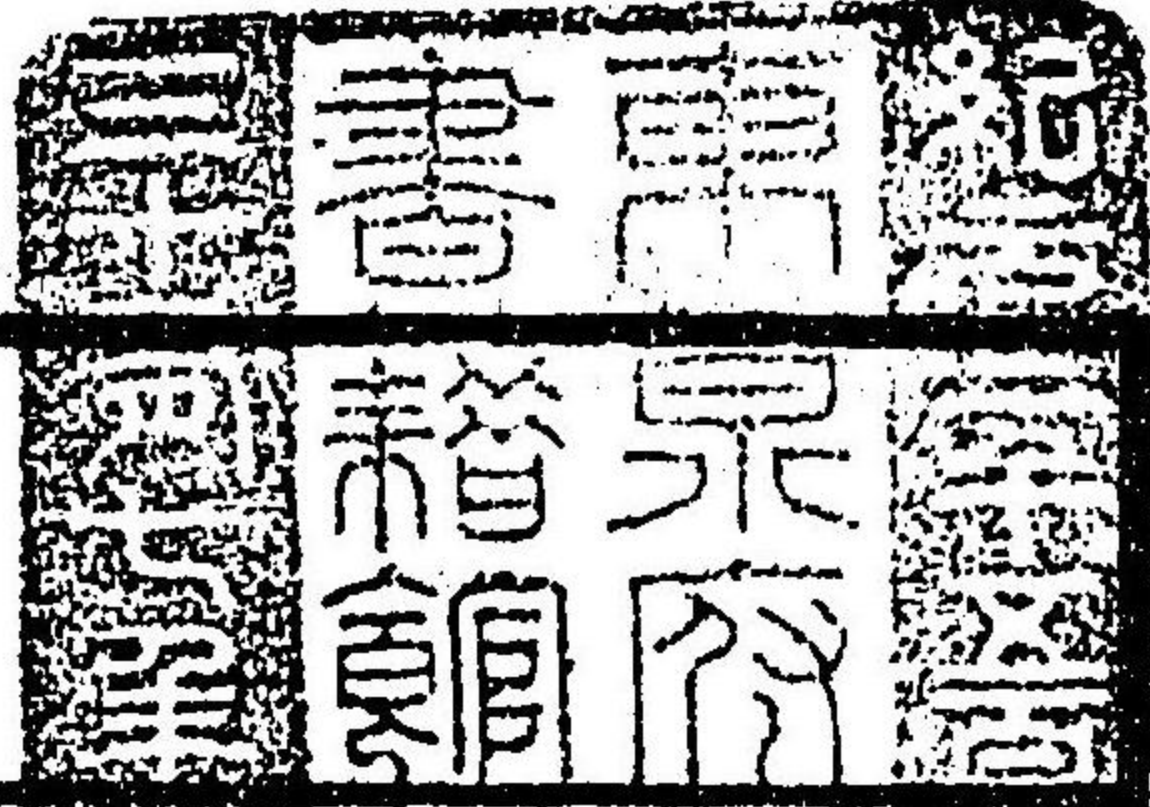
詩文類

一九函

一〇架

八〇號

六冊



LIBRARY
OF TOKIOFU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大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京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補宋蘇老泉名洵字明允眉山人與二子軾轍來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號老

泉又稱老蘇除秘書省校書郎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茅坤云一篇本末事蹟之總

本集八大無數字

樓迂齋云文字若叙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

故八大及本集作則

委曲精詳字字可法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功業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禍案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昭公子雍公子昭夫功之成承接非成於成之日轉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折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故齊之治也借此形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荇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文字彼固亂入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

本集八大無意字

呂祖謙曰含著得姤不說破

於八大及本集作半

本集八大冠下無而

王鳳洲曰做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朱蘭與云須看有無二字意甚警策

放四凶文氣婉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好思致空青一点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入正論仲且舉天下之賢者此是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此是不可述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一段看他過脈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展轉相望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驚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

字
本集八大
無戲字非
是

五伯八大
及本集作
五霸
八大及本
集無猶字

壓力紅餘

數句語新

此三段又
是本旨

樓助曰到

此意已竭

却把文公

來北註

策坤云引

証切實

呂云此下

卷之三

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米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此是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可也。此是末。○此一段是代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龜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

非是盟主
下有者字
百下有有
字一敗作
一亂

因實詰
又云此處
詰得有力

管子有疾
朝桓公曰

鮑叔之為

人也好直

而不能以

國強賓登

無之為人

也好善而

不能以國

誠

第坤云俱

臨沒時進

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過得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又換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東有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如此是本以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緘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詞不費而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

三

卷之三

三

賢切証。証然後一國尾。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

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

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樓迂齊評。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

茅鹿門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

呂東萊評。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

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

覆及警。胡秋宇評。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為威

然老泉死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

傳寫者追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荐

照明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濇罪仲矣

高祖論

蘇老泉

帝權書作高

補靖康欽宗在流老泉死在靖康前數十年

八大及本集作漢高

微無也強去聲

茅坤云此說未免太過乃欲揚

先抑耳又曰議論未確而才

肯甚橫呂東萊曰

翰旋極好要說知有

呂氏之禍故先抑此

安矣

吾原本作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

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起不如張良

抑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

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

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

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帝嘗

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

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

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

臣非是權
書老泉私
謂也下吾
故同

監陸首古
暨反
八大及本
集作有武
庚祿父者
本集八大
無諸將二
字

帝終身為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後安劉必執
呂氏所愚可令為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執重厚可當大事誰
倘嘗知其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
必為禍則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
當去安劉之言特恐

身後有變
如七國之
類耳

茅鹿門云
高帝若視

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
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
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
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切下字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
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
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呂后既
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

其一作豈

喉蘇走切
謂使犬曰
成呂氏之
王乃其所
計之人安
在遠其憂
哉其云安
社稷劉氏
之言乃見
責于王陵
姑以自解

卹八大及
本集作恤
傑作健於
此下無者
字呂后下
有也字視

呂后為毒
其以治毒
之人遺之
謂安劉必
勃卒之助
成呂氏之
王乃其所
計之人安
在遠其憂
哉其云安
社稷劉氏
之言乃見
責于王陵
姑以自解

是故以樊噲之功原文有二且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轉得佳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
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
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滅氏者時噲出伐燕
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
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策斬天下之功臣
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云接得緊亦說呂氏之族
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
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木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
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
論前不說破必逐節出新
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

毒作視董

不作無而

己下有矣

呂東萊云

字喻上有

一篇意至

樊字氏作

此方艷以

后惠下無

虛為實

帝字年下

給音儻欺

有也字使

証也

之作彼其

帝上無高

字

推埋酷吏

高祖八大

傳注殺人

及本集作

而埋之或

高帝得字

謂發冢

作乘勢二

論之

字

補顧迴瀾

者之視毒也譬喻新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

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

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

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

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

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

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

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

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

論之

謝疊山評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

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

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呂東萊評此篇須看他妙處在抑揚反覆

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

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

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

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

意文法最高熟

樓子齊評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

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

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

制呂氏之變上

論之主意也

補戲音義

高李迪評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戲下

水名

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威

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
 贈諫。遷屯霸上。此真有帝王施為氣象。及
 高帝既老。托疾絕群臣。噲排闥數語。有大
 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
 屠狗。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論者
 誠刻矣哉。

曾南豐評。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

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不流。

茅鹿門評。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

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未必觀其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
 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
 遽逆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此
 事後成敗。撫拾人得失類如此者。

春秋論

蘇老泉

家一作氏

以公私二字作主

有憂國象。位與道字。又是對眼。

胡思泉白。聞看他辨難。看他解經。看他鑿空。立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在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在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立公案。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以。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是。赦人之罪。二句。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三句。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難。賞罰人者。又立公案。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

議論起人眼目

春秋此說賞罰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又生一意道私也立公案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到此總收位之賊也正為首解

此各詳上意再難起且不說出

此第二辨言賞罰非真不得為病

此第二解言賞罰疑是真亦是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的此譬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至此論辨何足以為春秋難曰夫子

安頓不自與字後面應補與字也

之作春秋也又以上句說非曰孔子之書也方入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自與曰此魯之書也說魯作之也到地方明說與魯

略露猶未盡說此是先得之意

至此方說明其解

此第三辨言賞罰之權安可與魯

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解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篇在下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三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四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而本集八大作則

本集八大
無而字

就魯使周
公事妙

至此方盡
說與魯之
意

關涉世教
之語

本集八大
地下有者
字

此第四解
言魯假天
子之權宜
如何

此第五解
言假天子
之權有如
齊晉此意

本集八大
晉下有者
字

外生意
此第六解
言齊晉之
心不可與
唯魯心存
王室獨可
與與之不
得其人則
亂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
 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
 已而攝天子之位。說得。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
 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
 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
 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難。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
 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此第六難言。何也。六
 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

而後本集
八大作然
後

此引兩事

用此一殷
方見前意
不虛

此非周公
私意

恒八大作
常

說天子以
賞罰與魯

事而不與其心。齊破。周公心存王室。全無。雖其子
 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
 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
 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六解。○又生。夫子亦
 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
 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
 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吾觀春秋之
 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
 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斷得倒。則沐浴而請

証處。討然則天子之權。有收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

慨嘆子貢之徒不達。徒餘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

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

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

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結餘波作

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

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

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

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

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

孔子本集
八大作夫
子
惡本集八
大作鳥

眼目。說倒後世
春秋有公
無君皆不
當作而夫
子作春秋
所以為當

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胡思泉評。此論有六辨。六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

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

陳磻洲評。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天子

焉。所以託於春秋。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

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

孫。如周公乃可假

謝疊山評。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

而華蕩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呂東萊評。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

姜鳳阿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至明以與魯矣。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說之。

唐荆川評

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茅鹿門評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處。益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益賞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通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素可也。

顧迴瀾評

蘇東坡名軾字子瞻。嘗謫黃州。自號東坡居士。歷官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後又連敗卒于常州。作論語說及書傳。又有東坡集。

范增論

蘇東坡

顧迴瀾評
八大為茅鹿門

此論出志
林中

此篇與賈誼論俱立柱分應

叙范增去楚項事。文勢甚婉曲。

早本集八大作蚤

八大君人易地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微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增之去此。迫亦是為。應上。不下面說增早意。

假說此一段其實又正說文字。節奏處。樓迂齊曰。不便說增合去處。且引詩易之語。文勢不迫。亦是為應上。不下面說增早意。

不知幾張方露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若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接羽

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

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

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弒

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

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誠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綱領是弒義帝

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陳

本集本下有

又問此物必腐二句

本集八大

則文勢優

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

主也亦是虛美應之兆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

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於人所不見處生議論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

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

立義帝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

意也夫豈獨非其意轉無為有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不用其言而弒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

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

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

破秦羽既破秦義帝

呂東萊云羽不殺宋

八大無名

必不罪羽
羽絨義帝
自有在焉

破秦起于
項羽其秋
宋義雖過
然勢不容
已

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

氣滿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

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敗盡范增反

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

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

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

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篇。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文必驚世絕

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

與羽此肩事義帝一

段當與龍錯論並觀。

又評。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只

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

能折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

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

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

碁然敗碁有勝者勝碁有敗者得失在一

著之間碁師傍觀必能覆碁歷說勝者亦

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

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

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項羽殺宋義便是迫義帝殺義帝便是

要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

茅鹿門評。

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方氣
盛其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
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此。何
等時也。乃領兵四十六日不進。遣子相齊
飲酒高會。不惜士卒。而狗其私。義固可斬
也。義不斬。趙不排。趙不排。而秦象其危。則

唉呼來切
歎也
鹿門之評
非評也論
也論可謂
的當矣

潘蒼崖評

秦益強而楚益弊故孰義不足以過羽特
羽非斬義之人故萬世有遺議耳至於范
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羽用嘗
觀沛公西略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
關者王又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
乎觀其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剪
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此其心
何心哉雖謂江中之絨增與謀焉可也謂
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
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呂雅山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燄赫奕人多慕之要之
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
粹不知其所
養者有本也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諸居儋耳時作詞
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科
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
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呂東萊評

這篇要看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
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
起處

鼂錯論

蘇子瞻

唐荆川云此論是一
氣說下
錢豐稷云
前一段把
後一段意
俱虛引起
最好
於八大作
于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上為之則天下狙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承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
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天下治
平暗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吾發之吾能

本集八大
名下有者
一篇關鍵
在此
有辭二字
八大及本

集作能免
難三字於
八大作于

本集八大
無下山東
二字不無
為下俱無
之字不知
上有而字
錯下有之
字

圖本集八
大作所
強本集八
大作彊

須看省文
法前既說

景帝時事
了到此輕

舉過失
茅坤云於

錯之不自
將而為居

中處奉一
破綻作議

論却好

引事好有
此一段文

氣舒徐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
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龍錯欲使天子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此表蓋所以進昔者龍錯盡忠為漢謀弱

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

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論識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下詳明不惟有超世

之才端發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

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發事至不懼而徐為之

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夫以七

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

其身主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

全之計景帝之怒龍錯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

已居守主意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

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

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

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龍錯之非至當此之

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此自是何者已欲居守

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

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

本於八大
並作于

呂東萊曰
此數句發
得出如平
波靜浪中
忽跳起高
濤

鄒道卿曰
東坡之文
若龍錯論
以神氣為
主不以字
句為工

本集八大
作百衰盡

討木集八
大作擊非

臣東萊曰
嗟夫以下
一段近字
緩惟前有
日夜卒礪
幾句有力
雖緩而前
後相應做
文字要知
此處

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益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

妙乃是無中生有死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

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

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

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

禍與最妙

謝疊山評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搭老於

林次崖評鼂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

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

實天地間之
不可少者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漸

引八

留侯論

蘇東坡

一意反覆到底中間
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黃石公秦能忍不能忍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

士下本集
八大有者

此一段俱
是將無作
有處方取
其法以為
持論國手

黃石公秦能忍不能忍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之將亡漢法

以是書授傳知此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本集八大
無而字本
集世下有
人字

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

本集八大
事作罪獲
作復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空中當

於八大作
于八大及本
集亦下有
已字

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此言秦之峻酷待天下之

本集八大
身下有之
字

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責育補孟責

上下本集
八大大有之
字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持論筆力
何人到得
此中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

補解映亦
輕微意或
作洗腆待
之也

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

此黃石公
美子房也
五伯之興
始於莊王

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

楚莊初滅
庸以自費
遂窺周而
問周已而

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而特出於

楚莊王伐鄭鄭伯

荆軻聶政之計兩刺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

彼其能有所忍也不以慢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

子可教也此是老子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

矣遂舍之宣公十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

者三年而不勦句踐為吳所敗樓子會稽使大夫德

三十一

十七

又提前語
直發明也

把忍意說
得如此透

微

補油然謹
貌

八大皇下
有帝字
祖八大作
帝項上八
大本集俱
有而守

呂東萊曰
萬派飛流
注在一處

心焦思置膽于坐臥卽仰瞻飲食每嘗騰身自耕作夫人自織紡葛上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意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把而命以僕妾之役覆事油然而不怪者一拳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巨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

八大及本
集無能字
非

一結奇

稱去聲

王遵岩曰
此文若斷
若續變幻
不羈曲盡
文家操縱
之妙

得天下此一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引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足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証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忍意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一拳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謝疊山評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叱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姜鳳阿評

根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間獨有一張椎耶黃石碎殺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托

此論亦出
志林中

時上八大
及本集有
帝字

亂下八大
及本集有
者字
震八大作

呂東萊曰
此篇與使
內外相形
一句始皇
本無此意
作文字之
法要說他
後面不是
故先張大
以虛作實
也

始皇論

蘇東坡

一正一
反說

為詳坡公獨必危其一推之幾
於死又指黃石為龍教之
黃東發評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
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
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
述敘事留候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
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

振

立本集作
至無雖字
本集八大
智下無之
字
為治也
特其本集
八大作恃
吾首下有
者字自下
無有字
強或作彊

此一轉最
高便見得
無內外相
形
林希元云
此意最是
人說不到
錢豐震云
上既說智
此又說不
在智是何
等闊闊
補呂強仕
桓靈二帝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
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
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
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
其謀始皇之遺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
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之論不特智以防亂特其無
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得病原在趙高夫閹
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
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

取八大及

間載後漢書官者傳

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相靈唐肅代猶不足激怪始皇漢宣皆英

沉本集八

唐莊宗五

主此意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

大作湛

代史有傳

也精神骨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

弘恭石顯

呂祖謙

與庸主不異說二君與庸代等一般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不好又

說閣寺都

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將二個好

人來說破

謂不知扶蘇親始皇子秦人載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又說豈可

望一二千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

千萬依舊

不失上意

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幾處解好

再發問難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

本集及八

俱屬國語

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

大誅作殊

此正天將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

此正評一

禍敗必出

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為姜鳳阿

不及處東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

鞅過也駕

披以秦法

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失荆軻之變持兵者

凌也

見得法弊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

本集八大

如此

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莫上無而

上面叙商

敢復請也答前一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

字法上有

鞅之變法

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秦字

始皇之好

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

千古隻眼

殺此處解

本集無下

得好

敢字

又生新意

可以二字

當

大及本集
有而本集作
然

魯世家孔
子語衛靈
公篇
此又一轉

本集八大
作不以彼
易此作商
鞅無無側
容三字至
作及識作
也而作然
致作制

再說商鞅
見得非平
易忠恕
顧孫云以
法毒天下
三句乃上
粘商鞅始

本集八大
夫上有故

三句乃上
粘商鞅始

字孫下有
者也二字
武丁有與
字必八大
而

皇嚴暴扶
蘇見殺下
含漢武果
殺戾太子
反叛意氣
勢聯屬血
脉渾融不
見與元處

呂東萊曰
不特大勢
雄健議論
亦至當

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

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

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

易彼東有刀○蘇東坡作史評必有工段論萬世不

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傳來

今人作場屋之論豈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

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二段正說

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徒

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

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

公族有罪二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不忌太子亦不敢請繳上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

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

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

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

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可為故為二

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

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之果於殺者上

謝豐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

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

扶蘇蒙恬而不憂一人之復議者其禍不

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我
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化
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
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
妙

洪容齊評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
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
斂手就戮而不一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
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然其論秦人
峻法可為
永鑒云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頭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
治必至於大亂句有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
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激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我於

夷上本集說大意起
有論曰二頃有力
字

補公至隱
公二年經

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原錄我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也此是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

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
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

呂東萊曰
立二段若
無處結使
不成文字

得為大夫者原處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

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

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二段說得中國秦
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

散說若不
如此散說
即無氣此
等皆是放
散錯處
此一段揭
齊晉秦楚
四國事言

本集八大
無齊晉二
字皆作獨

公羊傳何
休注作錄
我者來者
勿拒去者
勿追過於
本集八大
作莫過於
春秋
州八大作
周

與本集八
大作予下
所不與同

此反覆三
段如層
疊筆力
太高

現所以不
治之意
此言春秋
不予秦楚
合前後有
千鈞之力
真是銖銜

原本足上
有不字八
大及本集
無

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再說齊
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
善則汲汲好下字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
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
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
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
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鎖有以見中國之不可
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
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此二句據上純不純字幹下意故曰
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我

子上說我
狄全無分
解處人皆
以為如是
重深絕不

子上說我
狄全無分
解處人皆
以為如是
重深絕不
治處今乃
出入意外
而說我如

固亦本集
八大作則
已
暴本集八
大作憤

彼自中國
說入夷狄
此自夷狄
說入中國
來見不治
治之本意

者。入題我是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我狄而已哉。然
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我於潛。公無所貶而我為可會
是獨何歟。夫我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
之所以疑。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我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我之不可以化誨懷服
也。講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
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激嘉
其意乎。不然將激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
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激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
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激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

更說得十分沉著
結得盡處

春秋之疾我狄者非疾純我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我狄者也

此是結尾

謝豐山評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呂東萊評射統好前面閑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

凡講題先說他好然後中間出入意外說我乃筆力高人處

陳磻洲評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入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英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

陳磻洲一為教清江

本集八大無然字

罪大好識見

不敢放言高論一篇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濼也此未必不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

乎不知其津涯下得句而非濼也其所言者匹夫匹

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

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

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

之智此三者此段意思最好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

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茅坤曰拓去陳府全是新語

過接處好不費力

說本集八大作悅

云下本集八大有爾此非聖人

意也東坡特假此以立論耳

盡本集八大作大

本李斯形荀卿老吏斷獄手絕高

世與猶兩字下得極好見荀卿為異端處精神百倍

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露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燬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提起此意而最高亦是如此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茅鹿門曰空中色相此是長公平生得手處

本集八大應前橋字無然字

愚異本作言孔子立言平易后世無有能

歸過荀卿其文中的一字不可更易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也。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接到李斯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警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此亦必有其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卿亦三字

本集八大有果守
荀天下下
韓非論亦
長公所著

變其說者荀卿毒為異說敢為高論激成李斯之禍說李斯正是其荀卿之罪當與韓非論參看

其父殺人報仇切。其子必日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

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又點上面

言高論以結之荀天下無有及者尾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謝豐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

有甚於荀卿者哉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

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林次崖評。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呂伯恭評。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

法。

朱晦庵評。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壯非若技葉上粉澤者

第鹿門評。以其所傳攻其所

王道嚴評。以異說高論四字為案然其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于

荀卿此尤是長公激文手段

然與殺同戮也

正文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正文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京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孰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茅坤云。老子道可道。博愛首之謂仁。五字行而具之之謂義。七字由是而

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立論關之

考異諸本
作故道有
君子小人
非是

忙中著此
一譬極妙
右亦然
補照照小
惠貌子子
特出貌

老子下考
異諸本有
之字

所以為虛
位所以有
君子有小
人自此看
出

火于秦謂
李斯焚書
也黃老子
漢謂尊老
子之道貴
清淨而民
自定

蔣本作晉魏梁
隋考異諸本作
晉宋齊梁魏隋
文苑作晉魏魏
隋蜀本作魏晉
宋梁齊

此處說人
從異端波
瀾奪目音
節傾耳
茅坤云翻
兩段作波
瀾

入于墨則全
老二句考異諸
本有此二句
經道安二教論
引清淨法行經
云佛道三第子
震且教化備道
若薩披佛孔丘
光淨菩薩彼構
源淵聲訶如葉
彼稱老子

說出人從
異端之病
源
補為學也

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

四句四樣句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長此

此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長此

兩句短便。故道有君子有小人。看後而德有凶有吉。

此所以謂。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

之虛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

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當看老莊其所謂道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

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周道

衰孔子沒。見異端之。火于秦。三字。黃老子漢。四字。佛

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者。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

止觀第... 生無出世... 性傳... 化但授... 孔五姬... 臣定父... 上嗚... 治... 又... 經... 彼... 善... 迎... 老子... 考... 相... 三... 后

此見聖人... 治天下有... 條理... 以下二十... 一句凡十... 七個為之... 字句法之... 勢不覺重

湮將本作... 壹... 莊子... 死大盜... 又云... 折衡而... 不爭... 莊周... 子者... 公謂... 言曰... 介... 甲

愚... 轉... 何... 騰... 次... 八... 摠... 改... 湮... 通... 茅... 有... 茅... 有... 茅... 有...

又筆之於其書...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盜也法...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之以相生相養... 寒然後為之衣... 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 其有無為之醫藥... 其恩愛為之禮... 之政以率其怠勸... 符璽斗斛權衡... 之害至而為之備... 言曰聖人死大盜... 其亦不思而已矣... 久矣此數句送文... 序同意可併看

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

呂東萊云。說佛老不可行意。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二句。民不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小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就上

中。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

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護大學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言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

考異諸本

無則失其

所以為臣

一句

而汝也

考異諸本

無下相字

考異諸本

後下無而

字

雖考異及

舊作名八

大作各

考異諸本

事下無雖

字

宋儒識其

不及于格

物致知亦

是蓋家國

天下許多

事若非格

物致知如

何了得

爾孫月峯

云有為二

字復破上

清淨寂滅

考異諸本

而

誠意上有

考異諸本

無夷而二
四字。
字于作於
第坤云引
僖廿七年
孔子代古
經春杞子
之字。

左傳春杞
桓公來朝
用夷禮故
曰子
襄廿九年
多說諸生
拾前面許
發後面許
多意思。

把復稱子
用夷禮也
文十二年
經把伯來
朝杜預注
復稱伯舍
短鎖。

昭六年經
夷禮
此七句長
排用二句
短鎖。

把伯益姑
率
商考異諸
本作賈
考異諸本
作果蔬
考異諸本
明下有面
為治也

此數句包
大學之旨
在至人鬼
享止

第坤云道
字內包德
字故曰原
道

此亦事
禹惡旨酒
及平章意
補蔣之翻
曰轉之死
一句承上
有九一篇
精神在此

作春秋也。引証有力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

則中國之。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

曰我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昏而為夷也。好句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此二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此二其食粟米蔬菓魚肉。此一其為道易

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二句○連下九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三句短排一句長鎖○上三句一樣句法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法廟焉

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也。再提何道也有收拾曰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頓挫由

學將本註
作道

廢將本作
發

呂東萊曰。承上幾句。有九一篇。精神在此。此又一轉。

主意又見于此。

補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

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正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

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完了。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

不如此。此轉。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說。不

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塞。聖人之道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法。火其書。法。廬其居

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此一句。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

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

顧頌瀾評。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

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

老與孟子。距楊墨。同功。其言模倣中庸。首

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庶幾續紹

茅鹿門評。開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篇是退之

之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

錢豐愛評。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光儒所未發。唐書

右六經。知言哉。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歟

余竊謂。韓公崛起六經。殘缺之後。奮然獨

悟一歸于正此其事尤難而功甚大不賞此賞之深也至其為文神詭萬狀出有入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稱大文章矣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諸州鄩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此以下文有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

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

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

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再喚果

考異孟下
或有簡字

謝疊山曰
此書多有
巧心妙手
批不盡須
是面說

諸考異諸
本不至

捨萬作金

豈弟考異
諸本作愷
佛考異諸
本作崇

此見君子
不求福於
佛

句法洒落

此明言佛
不能為禍
福

設兩端之詞。的當。呂祖謙云。詞勤語壯。

考異諸本。無下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孟子並滕。文公下。曰考異諸。本作云。

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段說佛必不能加禍守道之人。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燄。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于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毀。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楊墨為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楊子法言。君子篇。經書考異。諸本作其。後非將本。按前漢惠。帝始除挾。書之律。

考異諸本。作賢聖。考異諸本。今下無之。

見揚墨之為害深。到此不得。不覺煩。自在中流。出其文。不刷而妍。呂東萊曰。不公字。下得好說。揚墨如此害道。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三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轉妙。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

字尊作貴
伯作霸

離雋作偶
八大嘗作
常考異諸本
作已來

本集作縣
縣

許孟子是
公自許處

只此一句
救起前十
數句

分明說已
能衛道于
已懷之後
特言意含
審回護
不仁字最
下得好

第坤云自
且愈不助
釋氏至此
十數轉抑
揚反覆如
龍
又云總結
轉本上

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以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此四句又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

論語孔子說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動九鼎亦從

管仲變化來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揚漢氏以來此以下

有釋老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來此以下

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

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

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

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

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

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救

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救

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壯

有氣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

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

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只此一句其辱不可當一人不

必多言只此一句其辱不可當一人不

子慶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尺三句相素而顯其君子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子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茅鹿門評

翻後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朱晦菴評

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立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

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效也

錢魯齋評

上半篇辨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闢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樓子齋評

出脫孟子是出自脫推尊孟子亦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呂東萊評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名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為編修官自號澹菴諡忠簡○補南宋高宗紹興五

年上皇殂至七年函問始至○補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于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劉豫廢和議乃決金使者來時胡銍上疏沮和議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高宗怒連敗竄銍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未見

王守仁曰起此二句是一篇綱目乃誅心之法

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欲劉

筆力句法俱高

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挫而縛之父子

補粹音本持頭象也

豫我也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

足見關係不小

為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士皆裂冠毀冕去之出逃民傳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此譬喻的巧

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

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

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

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

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文有頓挫梓宮決不可還太后

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

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

大息也翻賈誼策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流涕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向

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

此以上言理不可臣

到此始見不可何等痛切

如此反覆意義益盡

利害論

此直以義理斷不以利害論

却高宗之望矣

是足以塞秦檜之口

淵聖即欽宗廟號也

虜

頃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

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

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言不和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衆之尊下穹廬之拜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

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

洶洶陛下不聞正怒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

當言六軍今言三軍勢不可臣失言

此一節言王倫之罪

言今日可戰此是實言

此挿入秦檜罪案有見可謂識論不避權奸不畏缺

不知下一本有耶字

此等說話真足以回高宗之心塞秦檜之口檜果不足責予獨性夫高宗亦不覺悟可恨可惜

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補後晉高祖石敬瑭表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主去敬瑭為帝國號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會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情詞悲明

此一節言孫近之罪

以前二段

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若今之虜虜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豈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謝疊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晦菴評。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並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廬陵胡公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軌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精忠足

地。天。

第鹿門評。侍郎胡澹菴諫書論理勢最激烈然理盡詞止而氣極不衰亦有車然不可及者在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補田况字元均信都人仁宗至和中為樞密副使卒諡宣簡

天之所以與我者。一篇之骨在此。一

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堯不得以與丹朱。與字是

雖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與生奪。第

化始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

我沒我學自叙
通篇語氣
悠揚婉轉
文法如此
變化有力

述而篇天
生德於子

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應首。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過必

有以用我也。見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其言獨善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沮溺。自厚以求幸

其言。數叙。自小以求用其道。鋪張。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儀秦。棄天我之罪也

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數。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

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詞意

而意。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

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

即上竟不
得與丹朱

二句意而
生出用我

二字意思
便有許多
枝葉

此言人不
我用乃君

相之罪

此三天字

應首句一

天字。文氣

冒大

此言欲求

夫道八大作夫責

自盡
此隱諷用
人者

孔子孟不肯
棄天
以靈哀隱
諷田公應
逆天

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何等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
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
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
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看他轉
折跌宕
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
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心也固如此如此
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
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

號於八大
聖於聖人
於益州於
文皆作于
我八大作
吾非是

此作文妙
處
看他轉處

鋪張偉麗

矣切怪夫後之賢者婉曲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
有力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
韓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
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
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
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本
上皆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
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
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
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

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

於今於心
八大皆作
起八大作
啓八大作
心有八大
作心得

應首句天
與意

茅坤云老
蘇自任大

材八大作

故文章亦
大。以此立論
恐未實分
明是以費
證自居未
見其人猶
孟子然而
無有乎爾

句法健

終篇首意
言所以必
求用也

自明其不
棄天熟天

優柔駁人之清潑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有收拾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法範論史

其八大作

諷田公不可逆天
終上其言在人意
結有力

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

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

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有執事

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

林次崖評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

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小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城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一言而為天

果然是筆
頭上挽得
數身鈞起

下法一言之出既合于道而可為天下之法或此

以鳥變文公太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過似孔孟朝記是其為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竟而一出

處又關係乎國家盛衰之世運非偶然也其生也

有自來其降生之初其逝也有所為矣其逝而去也

云起句健故申呂自嶽降補申呂姜姓太公望其先

接亦不弱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

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補詩大雅崧高篇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箋堯時姜姓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

其苗而傳說為列星傳說殷高宗之相○莊子太宗

有天下象東維騎師篇云傳說得之以相武丁而

箕尾而此于列星自古及今相

不可以為誣妄此數句承起傳皆為實事

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舉孟子養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地之間謂浩然之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則王

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晉楚失其富晉楚雖

五失字如
破竹之勢

只以一句其所以為富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陳平雖解其智而不敢施其智而不敢施其智而不敢施

其勇古孟賁夏育雖勇儀秦失其辨戰國張儀蘇秦儀秦失其辨戰國張儀蘇秦儀秦失其辨戰國張儀蘇秦

形而立必有才散夫體之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之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之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之

不待生而存不待造化之生我而不隨死而亡者不隨死而亡者不隨死而亡者不隨死而亡者

為星辰故升而在天則為在地為河嶽降而在地則在地為河嶽降而在地則在地為河嶽降而在地則

而流幽則為鬼神其在手幽則為鬼而明則復為人而明則復為人而明則復為人而明則復為人

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此理之常無足怪此理之常無足怪此理之常無足怪此理之常無足怪

者此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怪無足怪無足怪無足怪無足怪無足怪

論謝枋得曰此是的確論氣節已合為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大道道喪文弊大道道喪文弊大道

亡喪文章異端並起觀開元之盛歷唐太宗貞觀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獨韓文公

能救輔以房杜姚宋起布衣獨韓文公談笑而麾之談笑而談笑而麾之談笑而談笑而麾之談笑而

于本集八
大作於
消當時俗
語

樓廷齊曰
發文公只
消此數句

此一段論

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

而道濟天下之溺其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與衍宏淑與孟軻揚雄相表

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

忠犯入主之

而勇奪三軍之帥州鎮

文公浩然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

本集八大
無此字非
是

對廷湊力排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此者爲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
敢追者公之力也○帥去聲 此豈非參天

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爲豈非浩然之
家盛衰蓋嘗論天人之辨蓋嘗論究
者乎以謂人無所不
至○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
用其至似難以勝入也惟天不容爲則不容以偽

心欺智可以欺王公雖貴而可以欺雖不可以欺豚
魚汗蹀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信
及豚魚爲吉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
雖豚魚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專用其力者雖天
可欺也夫愚婦之心服故公之精誠故

得匹夫匹婦之心不可以為力而得愚
故公之精誠故

惜乎文公

不能大用
且起立廟
意

公之精誠得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

於浩然者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
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
衡山之而不能回憲宗人之惑憲宗迎法門寺佛覺

綱本集作
網下同

帝大怒將捨以死是龍能馴鱷魚天之暴鱷魚之狀龍
鱷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芒刺成鉤似有膠黏多於

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性鼻也一生
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爲龜爲蛟者甚靈○愈貶潮
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愈爲文

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而不能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鱷魚之患

弭皇甫縛李逢吉人之謗愈復用之皇甫縛素忌
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
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聞遂罷愈爲兵部侍
郎是不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能取信于
止其謗也

公之二字
八大作其
字本集所
不上無其
字

應上人無
所不至二
句

立廟奉公及而不能使其身人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千百世之遠或行軍蔡州或宜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
所能者收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千彼者天其所不
能者其人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始
潮人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
師韓公潮州請置學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師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
之師里開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自是潮之士皆為於文
行皆有專句當州學以聲生徒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至
于今號稱易治至千今世之民皆信乎孔子之言君

前太守本
集八大作
前守恐作
是

謝疊山曰
此數句合
祭法見文
公之庶非
治祠也

美王君處
只消這兩
句

權本集八
大作謹

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民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癘等事凡有求必禱于
廟公以立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公之廟實在州民以
出入為難民以州治成嚴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前太守欲請朝貢更元祐五年哲宗元祐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王君滌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民既悅服
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則出令曰出號令願
新公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民權趨之民久欲作

三才圖會

卷之四

二十

于八大作

潮下本集 八大無也 字

便出入至是太守許其新創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乃權呼相率而趨稱其役
卜勝地於城南七里之間
從入之欲而決之於神也
期年而廟成
言廟之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
所以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
不能一歲而歸
及一歲而歸也
沒而有知其不眷
戀于潮也審矣
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
生不能久留于潮沒豈能復念此乎
不眷戀于潮
軾曰不然東坡設辭
公之神在天下者
也從可知矣
公之神在天下者
其神之不昧眇眇然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
其所往之地而水無不在也
而潮人獨信
之波思之至
于公者至誠而不已也
君蒿悽愴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也君蒿氣之感動

設為問答 語

結有滋味 潛玩纒得

元年八大 及本集作 七年 本集八大 無為字

葉坤云歌 甚佳

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
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
若或見之
公之
或在左右
譬如數井得泉而曰泉專在是豈理
也哉
譬如水無往不在而數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
也哉
井此豈至理之論借是而觀則公之神惟潮人
信之尊之而公亦庶幾廟食乎此亦豈專在是乎
哉
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
意警
元豐元年詔封公曰昌黎伯
宋神宗元豐元年勅
名故榜曰故榜其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以封諡而潮
人請書其事于石
會盟之人請東坡書文
公之事迹勒之于石
碑
因為作詩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于廟祀
養使歌以祀公云
其辭
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
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謂公

扶八大作
扶異本同

一木削謂
公以下註

日一本作
雲漢

謝靈運曰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補與為也

高之注手扶雲漢分天章詩曰俛彼雲漢為章于天也註曰天文也公以手扶開

雲漢分天之為章者謂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

天孫女為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也飄然乘風來帝旁公又飄然乘

高風而下來降于帝之側下與濁世掃秕糠濁世謂公自天而來于朝廷

喻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也公自天降與袁世西而掃佛老之害道猶佛老之害也

遊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拂于扶桑謂文公西游咸池日浴之地而略

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蓋表其道與日爭光也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溥及

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之詩士韓公詩章追逐參刻其間以翱翔于詩壇

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及遠甚亦自名于時汗流

八大及本
集得作可

景讀影

疑音宣

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滅

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中激謂之滅沒○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

倒影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喻韓公道德之高遠不可階而升也

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

宮云云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是詆佛譏君王也

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要觀南海窺衡湘衡山湘水之間言其至潮之道里也

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野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

之地弔女英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

爆音僕。

於音鳥。

物以飲藏蓋有道。約束鮫鱷如驅羊。鮫與鱷魚頭
 則易遺。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鱷。鈞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謳吟下
 文公歿于長慶四年。上帝為之感傷也。謳吟下
 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爆性雞上羞
 我觴。爆性者。犂牛。郊祀志。立專祀。而以雞上。李奇
 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
 荔子丹。今蕉葉黃為迎。送柝子厚之歌也。蘇公只
 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柝人。以
 此祭柝。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泣也。謂公之
 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
 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尚。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
 庶幾其神一來。此廟也。翩然被髮下大荒。詩。翩
 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
 翩然被髮下大荒。冥漢而來。如公平時豪逸之氣。

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己
 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謝疊山評。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

陳磻洲評。於潮而潮祀公為神。文公之生也。參天
 地。關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
 是。知公雖齟齬于人。
 而能與天貫通也。

洪容齋評。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
 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秦

補繁致也。
 補黃東發。
 云韓文公。
 廟碑非東。
 城不能為。
 此非韓公。
 不足以當。
 此千寺寺。
 觀也。
 補方三山。
 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和鳴。蜩
 塘華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
 我所。在。二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
 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弱。剝削不讓。撥去
 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竝武。同殷六經
 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
 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公。扶經之
 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技邪能異。以扶孔
 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鯨春
 麗。驚耀天下。粟密窈眇。章句適。精能之

下湖一作廟

和鳴一作一鳴

之文一作之風

約束華本
作束縛
翁華本作
卷忽得一
句作忽得
兩句云四
夫而為百
世師一言
而為天下
法

云韓文公
排異端明
大道正救
人心之功
隱而難言
東坡欲張
之故說二
君四相不
能扶僵起
墜而文公
以布衣能
使人靡然
從之見大
功處是謂
以顯明微

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
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雖然而
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來
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
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
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陷厲發越。直到
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
前不可得。而約束大哉言也。

朱晦翁評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
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
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
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使須收拾入規矩。不
然則蕩
將去。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
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補范文正公
初為右司諫

具異本作
某八大無
月日至執
事十五字
八大作卒

呂東萊曰
所以待文
正有此語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起不七品官。爾。自小說於執

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

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

執事。自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

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關鎖處。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

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三一作二
得失本集
八大易地

三句自外
面說兩段
來映得諫
官大

此是一篇
主意綱目

以諫官比宰相

此一段最

是筋骨節

目處且警

策

呂東萊曰

總上二段

竝說惟偏

故以言行

道亦行結

轉諫官身

上去

到此放輕

宰相獨歸

重諫官

此一段意

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
 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
 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
 有精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
 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叙鋪立於殿陛之前與
 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再
 前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
 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
 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

于本集八
大作於

立下本集
八大無於
字八大陸
作階皆非
華本惟作

于本集八
大作於

詩本集八
大作爭

筆最高他

人說大止

于宰相今

言不如極

妙

以上提諫

官之重以

下特議諫

官之可懼

此設士大

夫屬望之

語以諷其

諫

承上接下

妙

此段說破

骨髓精神

而非之

昔韓退之作

筆臣論以譏

陽城不能極

諫

應

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
 之官立起頭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
 材且賢者起下過文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
 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
 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省文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
 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此
 段其意

本集八大
作以謂
黃白麻紙
耳本集八
大作爾

此破其有
待之意欲
說下事先
立此句
論陽城事
最切
不惟說倒
陽城且有
助于退之

下耶本集
八大作也

此一旬實
說收前一
小節
某坤曰雄
呂東萊曰
警策

待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在下
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
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
張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呼起下當德宗時
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
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皇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
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尚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此一段應陽城居位七年何所取哉今

非下本集
八大有一
字

不傷時有
含蓄
此一段言
雖非德宗
之多事亦
當言也
自此以下
皆餘意翻
得盡

本集八大
無下得言
二字非是
此數句從
柳柳州與

一篇意思
只以四句
收拾所謂

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
也下語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
餘意化理清明雖為無事四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
官者味處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
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
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
見用層層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
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
極有力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伏惟執事思天子
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冒言以塞重

昌黎論史
書來

一言有蓋
鈞之力

望。總前來
結末

且解洛士大夫之惑。掉尾則幸甚幸甚。

謝疊山評

歐陽公文章為二代宗師。然藏鋒斂鉞。鵠鶴

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

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春秋。縱囚論。氣健

朱晦菴評

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

不可及處。却不是闖死。無意思。蘇老泉上

歐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

吳處厚評

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如

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

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而博

采古今。更自技出。機舒故能曲盡其妙。成

呂東萊評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他

不
到

茅鹿門評

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

此書劣於
爭臣論遠
矣。余嘗疑
鹿門評亦
復書賈之
所擬也。今
閱八大家
有鹿門此
評

正文
章軌
範評
林註
釋卷
第四
畢

